

## 南亭長老對《老子》的融會貫通

蘇州大學宗教研究所 教授  
韓煥忠

### 摘 要

南亭長老在講經說法的時候，時常引用《老子》，從而將《老子》融會貫通到自己的華嚴思想之中。南亭長老坦承老子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位偉大的哲學家或思想家，但卻不能承認他就是中國道教的教主。南亭長老對老子與《道德經》的高度評價，是他作為佛教祖師具有開闊胸襟和廣博學識的體現，而他對老子與道教所作的區隔，既有與近代以來學界有關道家和道教研究相符合的一面，也有對佛道鬥爭的歷史教訓保持警惕性的一面。世間眾生的煩惱無量無邊，因此佛教的修行方法也非常眾多。南亭長老在傳授佛教的修法時，為了便於弟子們的信解奉行，有時也會引用《老子》來闡明所要傳授的佛教修法。佛教經典所說修道、行菩薩道、離言絕慮等思想或境界，有時難為中國人理解和接受，南亭長老以道家思想相融會，在豐富其內涵的同時，也增強了其親和力和吸引力，擴大了佛教的攝受範圍。南亭長老以講經著稱於時。為了通俗易懂，普攝群機，南亭長老在講經時經常引用一些儒道兩家的經典名句，其中自然也包括對《老子》的引用和稱述。南亭長老是中國近代佛教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義學高僧，他在講經說法時對《老子》的吸收和運用，一方面使他的弘法活動提升了文化內涵，擴大了攝受範圍，另一方面也在佛教的語境中展現了老子獨特的精神價值和思想意義，為中國佛教在新形勢下融會貫通傳統文化實現現代化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

**關鍵詞：**南亭長老、《老子》、佛學解讀

臺北華嚴蓮社的創辦人南亭長老，在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上以弘揚華嚴宗著稱於世，故而有「華嚴宗大德」之美譽，他在講經說法的時候，時常引用《老子》，從而將《老子》融會貫通到自己的華嚴思想之中。

南亭長老(1900-1982)，諱滿乾，號曇光，別號雲水散人，以字行，俗姓吉氏，名雍旺，原籍江蘇省泰州曲塘鎮甸柳鄉顧家莊(民國時此地屬江蘇省泰縣，今屬江蘇省南通市海安縣)，十歲時於本鄉觀音寺出家，十三歲就讀於泰州僧辦儒釋初高小學，二十二歲任僧職於泰州北山寺，1923年求學於安慶迎江佛教學校，結業後得常惺法師之薦到常州清涼寺佛學院代課，後執教於常熟虞山法界學院、鎮江竹林寺佛學院，隨緣講經於各地，漸為佛教界所重，1931年受常惺法師之命任泰州光孝寺副寺，翌年任監院並受記莝，1934年出任光孝寺方丈、泰縣佛教會主席，1946年到上海講經說法，1949年5月陪侍其師智光老和尚到臺灣，1952年在臺北創建華嚴蓮社。居臺期間，南亭長老長期出任中國佛教會秘書長、常務理事、弘法委員會主任等職，講經說法於南北各地，與臺中佛教會館尤為有緣，在臺北則堅持廣播講經、監獄弘法，並且勤於著述。南亭長老持論平正通達，侍師恪盡孝道，待眾慈悲心切，因而深得佛教界景仰，皈依者軍界要人如前國民革命軍陸軍總司令劉安祺夫婦，學者如水利專家宋希尚，政府官員如袁守謙等，多達萬人以上。<sup>1</sup>南亭長老入滅後，徒孫成一法師曾夢見長老「稱其為四地菩薩，勉人嚴持淨戒，莫忘念佛、拜佛。」<sup>2</sup>圓寂三周年後，成一法師撰文追敘嘉言懿行，謂其有誠實不欺、寬厚能讓、持戒謹嚴、熱心教育、弘法精勤、慈心廣被、流通法寶、勤儉惜福、愛國熱忱、尊師孝親等功德。<sup>3</sup>由此可見南亭長老在其追隨者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成一法師還將其生平著述輯為《南亭和尚全集》十二冊，由臺北華嚴蓮社印行，流布海內外。南亭長老亦精於書道，偶有閒暇，則抄寫佛經，隨緣施與，為世所重，青島逸品堂收藏家張軍先生即藏有其字近二百幅。

南亭長老二十多歲在泰州北山寺擔任書記時，「在齋主家內又借到《老子》、《莊子》，依稀仿佛，讀了有點懂，但不懂的多。」<sup>4</sup>此後一直對老莊保持著濃厚的興趣，這不但提升了他的文學素養，鍛煉了他的思維能力，而且還為他的講經說法提供了許多便利。他有時從總體上對老子展開評價，引用《老子》闡述佛經的修行，有時引用《老子》解說佛經的文句，既顯示了說法教化的善巧方便，又展現了對《老子》一書的獨特理解。

<sup>1</sup> 有關南亭長老的生平，可參閱南亭：《南亭和尚自傳》，臺北：華嚴蓮社，1994年；陳慧劍：《南亭和尚年譜》，臺北：華嚴蓮社，2002年。

<sup>2</sup> 成一：〈師祖南公自傳校後書感〉，《南亭和尚自傳》，臺北：華嚴蓮社，1994年，第484頁。

<sup>3</sup> 成一：〈南公師祖圓寂三周年紀念〉，《成一文集》，臺北：萬行雜誌社，1994年，第349-365頁。

<sup>4</sup> 南亭：《南亭和尚自傳》，臺北：華嚴蓮社，1994年，第44頁。

## 一、從總體上對老子展開評價

佛道二教在現實中雖然能夠相敬相諒，和諧共處，但在歷史上卻頗多恩怨。道教信徒或假老子為護符，以與佛教相頡頏；或借老子為戈矛，以與佛教相攻訐。南亭長老在講說中國佛教發展演變的歷程時，對老子提出了不同於以往的一些看法。

南亭長老坦承老子乃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位偉大的哲學家或思想家。在他看來，老子的哲學或思想雖不及佛教那樣博大精深，但較之儒家卻自有其深刻和高明之處。他曾說：「孔子談仁，孟子則兼言仁義，老子則多談道德，而鄙薄仁義，佛氏則兼收並蓄，而偏重於慈悲。蓋慈悲範圍廣大，博大精深也。」<sup>5</sup>南亭長老認為老子思想的基本特徵就是「多談道德，而鄙薄仁義」，將其置於孔孟的對立面上，同時指出其不如佛氏慈悲的範圍廣大。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孔孟之道雖然在中國歷史上發生過深遠的影響，但儒家本身卻不是一種宗教，而佛教卻是一種宗教。南亭長老將老子放在孔孟的對立面，實際上就是將老子與孔孟等量齊觀，謂老子與孔孟均不及作為宗教的佛教之廣大精深，則具有否定其為宗教的意味。南亭長老有時也會引用老子之語以證成佛語，如他曾經說過：「人者，忍也。我們所居住的這一世界備具諸苦，無一可樂，而人類卻安之若素，以苦為樂，耽著不舍而忍受之也。誠如老子《道德經》所說：『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所以佛陀說，我們是最可憐憫者。」<sup>6</sup>很顯然，南亭長老引用的意思，正是佛所斥責的眾生愚癡貪著世俗之樂，而且他還自下注語，謂老子《道德經》「幽深奧秘」，老子「為東方哲學之傑出者」。<sup>7</sup>也就是說，在南亭長老的心目中，老子只是一位世俗意義上的智者、哲學家、思想家。

由於南亭長老並不認為老子及《道德經》具有宗教色彩，因此他對道教尊老子為教主頗有微詞。南亭長老指出，《道德經》論「道」之處固然所在多有，如首章言：「道可道，非常道。」二十五章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但若融會以佛教，「那便是絕待的真理，亦即眾生共同所具有的心或性，只是沒有佛經上說得那麼徹底。」<sup>8</sup>道教徒不僅以老子所說之「道」為究竟和終極，而且還將老子之「道」人格化，因此有不少道教經典模仿佛經中以「佛言」及儒典中以「子曰」引領下文的做法，也以「道言」引起下文。不過在南亭長老看來，「其實五千言的《道德經》，尋不出一點宗教色彩來，而老子的地位，在晉人葛洪《神仙傳》中，也只是說：『老子，蓋得道尤精者也。』因為有名的道士多得很，所以不能說老子就是教主，而老

<sup>5</sup> 南亭：《德育課本》，《南亭和尚全集》第10冊，第37頁。

<sup>6</sup> 南亭：《佛教私立智光高級商公學校德育課本（高一下）》，《南亭和尚全集》第10冊，第77頁。

<sup>7</sup> 南亭：《佛教私立智光高級商公學校德育課本（高一下）》，《南亭和尚全集》第10冊，第78頁。

<sup>8</sup> 南亭：《釋教三字經講話》，萬行雜誌社，1987年，第48頁。

子之上猶有最早的元始天尊。」<sup>9</sup>更有甚者，後世道教徒還將《道德經》引入了怪誕之路：「道家以李老君為主，亦稱老子。老子的學說只有《道德經》五千言。他主張虛無、自然，鄙薄先聖，提倡道德。後來的教徒把他演變成爲燒丹煉藥、畫符念咒、降妖捉怪的鬼神教，實屬荒誕不經。他的教法，推而至於極點，亦不過成神仙、得長壽而已。」<sup>10</sup>換言之，道教徒的這些法術很難說是對老子的繼承和發展，更大的可能則是對老子的歪曲和假借。

南亭長老對於道教徒假老子爲教主給佛教造成的重大危害有著清醒的認識。由於《老子》一書思想豐富，內容廣泛，包含著治國用兵及爲人處世的深刻哲理，因此有時會受到最高統治者的青睞，這便給一些對佛教不懷好意的道教徒以可乘之機。如，在拓跋氏統治的北魏時期，「太武帝對《老子》、《莊子》二書，深生愛好，朝夕玩味，不忍釋手。崔浩以宗教門戶知見，且有機可乘，遂向太武帝宣揚道教長生不老之說，並揭佛教之短。太武帝於佛教甚深教義本無瞭解，受崔浩之惑，遂崇通道教，並改年號爲太平真君。」<sup>11</sup>又如在李唐王朝統治時期，「唐朝皇帝姓李，道教之主亦姓李，因此，唐朝自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玄宗等諸帝，無不崇奉道教，且尊老子爲祖宗，而封之爲『大聖玄元皇帝』，各州縣悉建玄元皇帝廟。佛教在當時，卻人才輩出，如禪宗諸祖、賢首宗之賢首、清涼，天台宗之左溪、荊溪，法相宗之玄奘大師等，其德、其學，皆足以震爍古今，爲諸帝所欽崇，故能與道久相激蕩而不爲所曲。」<sup>12</sup>佛教陣營對於來自道教的攻擊和迫害雖然展開了頑強而堅決的抵制，但最終還是蒙受了重大損失，前者直接導致了北魏時期的武帝滅佛，後者則最終形成了唐武宗時期的會昌法難。實際上，北周武帝的滅佛，其背後也有道士張賓的推波助瀾，而北宋徽宗的抑佛，也與道士林靈素的推動密不可分。

南亭長老對老子與《道德經》的高度評價，是他作為佛教祖師具有開闊胸襟和廣博學識的體現，而他對老子與道教所作的區隔，既有與近代以來學界有關道家和道教研究相符合的一面，也有對佛道鬥爭的歷史教訓保持警惕性的一面。從歷史上來看，將老子及其《道德經》與道教剝離開來，是高僧們面對道教徒引老子以攻訐佛教時的一種釜底抽薪之策，這等於在拔出道教徒借重《道德經》的理論思辨以攻訐佛教的思想利器，又撤除了道教徒憑藉老子的政治光環以防止佛教反詰的文化屏障。可以說，南亭長老對老子的總體評價，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對這種鬥爭策略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與發展。

<sup>9</sup> 南亭：《釋教三字經講話》，萬行雜誌社，1987年，第48頁。

<sup>10</sup> 南亭：〈從各宗教的異同說到善惡因果〉，《南亭和尚全集》第7冊，第221頁。

<sup>11</sup> 南亭：〈《今日佛教》佛學問答〉，《南亭和尚全集》第8冊，第43頁。

<sup>12</sup> 南亭：〈《今日佛教》佛學問答〉，《南亭和尚全集》第8冊，第44頁。

## 二、引用《老子》闡述佛教的修法

世間眾生的煩惱無量無邊，因此佛教的修行方法也非常眾多。南亭長老在傳授佛教的修法時，為了便於弟子們的信解奉行，有時也會引用《老子》來闡明所要傳授的佛教修法。

佛教修行，首重破除我、法二執。但到底應該如何破執呢？南亭長老即引《老子》而為闡明。他說：「佛教徒的修行，也叫做修道。對修道者而言，『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卻可以配合得上。因為在現在做一個出家人必須於佛教、社會、國家有事業的貢獻，才不被人譏為蛀蟲、自了漢。但是到了相當的年齡，你必須把那些名聞利養拋棄得乾乾淨淨，而及早作己躬下事的準備。以我的淺見，這就是『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的道理。」<sup>13</sup>也就是說，在南亭長老看來，道家「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的修道方式，是可以為佛教所借鑒和吸收的，當佛教徒具有充分的能力證明自己並非蛀米蟲和自了漢之後，就必須將一切外在的名聞利養逐漸拋棄乾淨，實實在在地在自家身心上開展修道的功夫，以至於將我、法二執破除淨盡，最後達到「無」的狀態。南亭長老還將老子此語與《金剛經》上的語句相互發明，他說：「《金剛經》云：『如筏喻者，法尚應舍，何況非法？』老子云：『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又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不善，斯不善矣。』良以金屑雖貴，痛愈灰塵；圓覺妙心，本無名字。生死煩惱固空，涅槃菩提之名亦不可得。」<sup>14</sup>借助《老子》的言教，南亭長老將大乘佛教徹底破除一切人、我之執的思想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

佛教非常重視出離心的樹立和培養，其在小乘聖者，往往以修不淨觀的方式以達到厭欲離界的目的。南亭長老有時會引用《老子》以有身為大患的思想對此加以說明，他說：「有身，必有情欲。情欲為生死之本；一切苦惱，皆由之而生。所以觀身不淨，尤側重於斷欲。有情欲又因為有身，所以老子《道德經》上說：『大患莫若於有身。及吾無身，吾又何患？』小乘人志在了生死、出三界，故以觀身不淨斷欲為先。大乘人的志趣雖然和小乘人相反，但必得在塵不染，如污泥裏的蓮花，所以也必得要修不淨觀。」<sup>15</sup>這就是說，在南亭長老看來，道家的以身為患，正好證明了佛教小乘觀身不淨修行方式的正確性。「小乘聖人基於這身體的不淨、苦、無常、無我的原則，所以有『大患莫若於有身，及吾無身，吾又何患』感覺，因而修出世行，直達到『身以智勞，故滅身以歸無；心為形累，故滅智以淪虛』的願望

<sup>13</sup> 南亭：〈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南亭和尚全集》第10冊，臺北：華嚴蓮社，1990年，第270頁。

<sup>14</sup> 南亭：《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講義》，《南亭和尚全集》第3冊，第16-17頁。

<sup>15</sup> 南亭：《十善業道經講話》，《南亭和尚全集》第2冊，第126頁。

而後已。」<sup>16</sup>小乘聖者以身為厭患，故而追求灰身滅智、不受後有的徹底出離和解脫。「以有此五陰，則眾苦熾盛。熾盛者，熱惱也，亦眾多也。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小乘人亦謂：『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滅身以歸無。勞形莫先於有智，故滅智以淪虛。』身以智勞，智為形累，有身是有苦，凡夫愚迷，不自覺知，不求解脫，故我佛呼之最可憐憫者。」<sup>17</sup>無論是老子道家，還是小乘聖者，無不厭患有身，希求達到一種無身的解脫狀態。南亭長老此論，表明在他心目中，老子的修為可以達到小乘聖者發心出離的水準。從判教的立場上來說，這自然是佛教對世俗之學的一種高度推許。

南亭長老將《道德經》上所說的「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視為是「教做人的道德哲學」。他對此語加以闡發和引申：「『上善』，也是《大學》上的『至善』，更是佛經上最高的最難行的『菩薩道』。行菩薩道，就是以六度萬行，來普利一切眾生，儘管國城、妻、子、身肉、手、足，都能佈施於人，而不自以為有功。」<sup>18</sup>他還引《金剛經》「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作為菩薩行的基本特徵。在南亭長老看來，佛教徒如果能「善利萬物而不爭」，就是行菩薩道。他指出：「社會的紛擾，世界的禍亂，無一而非人、我知見在作祟。佛氏固然主張無我，老、莊亦說忘我。所以有人、我知見的存在，則大同世界終成夢想。」<sup>19</sup>反過來說，若能實行佛教的無我和道家的忘我，破除了對人、我知見的執著，那麼人類建設大同世界的理想就有可能成為真正的現實。換言之，在南亭長老看來，老子道家的以身為患的思想不僅有助於人們對小乘佛教出離心的理解和接受，其上善若水的觀念還可以幫助大乘菩薩道的無相性特徵。在南亭長老看來，他所傾心弘揚的佛教就是老子所說的「上善若水」。他說：「道教的祖宗李老君曾經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佛說的法，拿其他的宗教、哲學比較起來，可算是百分之百的上善，所以我們佛教徒的講經、說法，就都是使這上善的法水在流通。」<sup>20</sup>南亭長老的這種解釋，可以說是充分借助道家的善言，展現了佛教的風采。

南亭長老曾說：「佛經上所說的形而上學，如真如、法界，皆玄之又玄，不可說、不可說，離言絕慮，不可思議。然十步之內，必有芳草。佛能因應機宜，用種種方法橫說、豎說、旁敲、側擊來使人解悟，不可能說，天下的人竟無一知音者。」<sup>21</sup>「玄之又玄」本老子用來推崇道之深玄微妙的話語，南亭長老借來形容真如、法界等佛教概念，既闡明了佛教哲學的高深玄妙，又展現了佛說法教化的方便善巧。

<sup>16</sup> 南亭：〈我們對自身應有一種觀察〉，《南亭和尚全集》第7冊，第39頁。

<sup>17</sup> 南亭：《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講義》，《南亭和尚全集》第3冊，第12頁。

<sup>18</sup> 南亭：〈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南亭和尚全集》第10冊，第271頁。

<sup>19</sup> 南亭：《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多經解》，《南亭和尚全集》第3冊，第62頁。

<sup>20</sup> 南亭：《佛說阿彌陀經講話》，《南亭和尚全集》第4冊，第136頁。

<sup>21</sup> 南亭：《八大人覺經講義》，《南亭和尚全集》，第2冊，第5頁。

佛教經典所說修道、行菩薩道、離言絕慮等思想或境界，有時難為中國人理解和接受，南亭長老以道家思想相融會，在豐富其內涵的同時，也增強了其親和力和吸引力，擴大了佛教的攝受範圍。

### 三、引用《老子》詮釋佛經的文句

南亭長老以講經著稱於時。為了通俗易懂，普攝群機，南亭長老在講經時經常引用一些儒道兩家的經典名句，其中自然也包括對《老子》的引用和稱述。

南亭長老在講說《佛說孛經鈔》時曾提到，「聖孛的教材當中第三是『諸疑惑者，令通道德』。」<sup>22</sup>此處的道德是什麼意思呢？對此南亭長老雜引儒道佛三家之說以明之，他說：「《論語》上有『吾道一以貫之』的『道』，有立功、立德、立言的『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叫做『八德』。老子《道德經》上有『上士聞道，勤而行之』的『道』，又有『上德不德，其次不失德』的『德』。……然而道德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拿佛家的話來說，則『自利而利他』。」<sup>23</sup>此處將孔子、老子、佛教三家的道德觀一併列出，既為聽眾指出了思考的方向，同時也展現出佛教道德觀的徹底和究竟。

南亭長老在講說《八大人覺經》時指出，「佛要我們知足。因為『心無厭足，惟得多求，增長罪惡』。老子也說：『知足不辱，知止不恥。』孔子也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又曰：『富貴於我如浮雲。』所以經上接著說：『菩薩不爾，常念知足，安貧、守道，惟慧是業。』」<sup>24</sup>此處引用《老子》、《論語》上的語言，證明知足的必要性。我們知道，儒道兩家是世間法，世間法中的正道尚且要求知足，那麼不言而喻，修學出世間法更得要知足了。南亭長老由此闡明了佛說知足、安貧的正確性和必要性。

在南亭長老看來，《金剛經》所說「滅度無量、無數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就是《老子》所說的「上德不德」。他說：「每一個眾生，我皆使他了脫生死、證入涅槃、永離世間一切苦惱。雖然做到了這樣的成績，而且不居功。這正合老子哲學上是一句話：『上德不德。』這才是真正的德行呢。具有這樣德行，除非是諸大菩薩。」<sup>25</sup>其言下之意，「上德不德」在老子那裏還停留在理想人格的狀態，而在諸大菩薩身上已經得到了圓滿的實現。南亭長老引《老子》之言，恰恰證明了佛教的偉大。

南亭長老在講說《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多經》時曾經指出：「試看社會的紛擾、

<sup>22</sup> 南亭：《佛說孛經鈔講話》，《南亭和尚全集》第1冊，第64頁。

<sup>23</sup> 南亭：《佛說孛經鈔講話》，《南亭和尚全集》第1冊，第65頁。

<sup>24</sup> 南亭：《八大人覺經講義》，《南亭和尚全集》第2冊，第9頁。

<sup>25</sup> 南亭：《十善業道經講話》，《南亭和尚全集》第2冊，第84頁。

世界的禍亂，無一而非人我知見在作祟。佛氏固然主張無我，老、莊亦說忘我。所以有人、我知見的存在，則大同世界終成夢想。」<sup>26</sup>南亭長老此言是說即便是老、莊的道家，也看到了人、我知見的重大危害。人們所謂的知見，就來自於對外界聲色的追求；追逐聲色，也就意味著被聲色所束縛。佛教所謂的解脫，首先就是要求人們「能滅色縛諸煩惱」。南亭長老對此解釋說：「『能滅色縛諸煩惱』者，『色縛』的『色』，指外在的五塵。老子《道德經》上說：『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五音令人耳聾，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這皆是『色』。目盲、口爽、耳聾、發狂，則都是形容的『縛』，可以易知。由『色』而起之貪、瞋、癡、愛，皆煩惱也。」<sup>27</sup>他在講述了漢相曹參的治國理念之後，對此評價說：「說穿了，這就是道家的思想。老子《道德經》上說：『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五音令人耳聾，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所以曹參對於那些來到相府貢獻計謀的無聊政客，皆醉以醇酒，使之不能進言而去。」<sup>28</sup>換言之，在南亭長老看來，仁王護國的關鍵，就是將外在的聲色看空、看破，然後放下，保持一種清淨無為的狀態。

南亭長老講解《永嘉證道歌》，講到「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疑多不信」時，想起了老子《道德經》中的話，他說：「《道德經》上說：『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這裏面的『若存若亡』，不就是一種懷疑的態度，一若永嘉大師『多疑』的兩個字嗎？至於『不笑，不足以為道』，則更是將一般愚癡凡夫和外道們，那種冥頑不靈、強項不受教化的野蠻氣活活地說出。」<sup>29</sup>凡夫俗子對於真正的道，無論是作為世間法的道家之道，還是作為出世間法的佛教之道，都抱著一種懷疑甚至嘲笑的态度，而這恰恰證明了遵道而行的難能可貴。

南亭長老是中國近代佛教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義學高僧，他在講經說法時對《老子》的吸收和運用，一方面使他的弘法活動提升了文化內涵，擴大了攝受範圍，另一方面也在佛教的語境中展現了老子獨特的精神價值和思想意義，為中國佛教在新形勢下融會貫通傳統文化實現現代化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

<sup>26</sup> 南亭：《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多經解》，《南亭和尚全集》第3冊，第62頁。

<sup>27</sup> 南亭：《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多經解》，《南亭和尚全集》第3冊，第117-118頁。

<sup>28</sup> 南亭：《人間淨土》，《南亭和尚全集》第10冊，第251頁。

<sup>29</sup> 南亭：《永嘉證道歌淺解》，《南亭和尚全集》第5冊，第170頁。